



# 從「三事」說起

陳杰  
何繼英

所謂「三事」，即三種隨身佩帶的衛生用具，主要由耳挖、鑷子和牙籤組成一套，講究的用金銀製作，繫在鏈子上。然而考究的古人，把小小的「挑牙」，或繫於汗巾一角，或掛在衣襟紐扣上，或墜於腰間、插於髮髻，為日常生活平添了許多情趣。



《金瓶梅》第二十八回，說陳經濟找到了潘金蓮丟失的紅睡鞋，來到婦人面前，向其邀功。「婦人笑道：好個牢成久慣的短命，我也沒力氣與你兩個纏。於是從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事兒，都掠與他」。第八十三回，春梅受金蓮的委託，到陳經濟處討要禮物，陳經濟從櫥中「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與他」。這裡都提及了

一個器物——「三事」，對此，孫機在《三事兒》一文有過簡短的考證。所謂「三事」，即三種隨身佩帶的衛生用具，主要由耳挖、鑷子和牙籤組成一套，講究的用金銀製作，繫在鏈子上。

這類器物，在明清時期十分流行，考古發現為我們認識這種器物樣式提供了直觀的資料。如福建漳浦縣明代戶、工二部侍郎盧維楨墓所出的一套十分精巧，耳挖、牙籤和鑷子的柄首均雕有人首圖案，以小銀鏈連接於一鎖

形銀片上。三件東西都納於一銀筒中，筒上鑿刻三個神態各異的



圖一 上海明宋惠家族墓出土



圖二 上海明宋蕙家族墓出土

人物。而上海奉賢明宋蕙家族墓中也出土過兩套實物，在細長銀索下連接耳挖、牙籤和鑷子（圖一、圖二）。



這三套器物，鏈下都掛耳挖、牙籤和鑷子。耳挖的作用，《抱朴子》曾說「剗耳以開聰也」。牙籤，是清除牙垢的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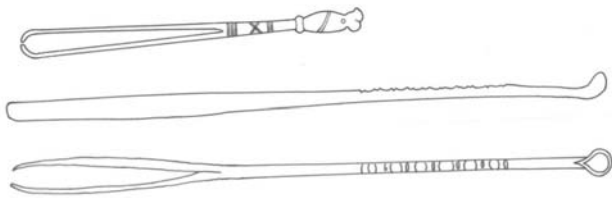
具，古代稱之為「挑牙」或「剔牙杖」、「剔齒籤」。古代所指的「牙籤」，並不作剔牙之用，而是用於標識圖書書名的標記。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其中的「牙籤」就是這個意思。鑷子則用於清理毛髮，史書中經常有把鑷子送給他人作為盥洗用具的記載，如《北史》：「遣人送金

盤，貯香花，並鏡、鑷，以擬供使者盥洗。」（列傳八十二）唐宋詩詞中也常有詩人用鑷髮，感傷人老的文句，如白居易〈及第後歸觀留別諸同年詩〉有「白髮鑷不盡，根在愁腸中」；蘇軾〈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則是「何當鑷霜鬢，強插滿頭回」。

這些工具是古人日常用品，早已有之，其實物資料在考古發掘也常有發現。耳挖的實物，早在商代晚期的婦好墓中就曾發現過。時代較早的鑷子實物，有長沙馬王堆第一、三號墓葬出土兩件角鑷，鑷片綁在一錐上，錐與柄相接處雕成鳥頭狀（圖三之一）。河南偃師杏園唐墓出土的六件銅鑷是唐代的鑷子代表器形，可分為二類。一類柄端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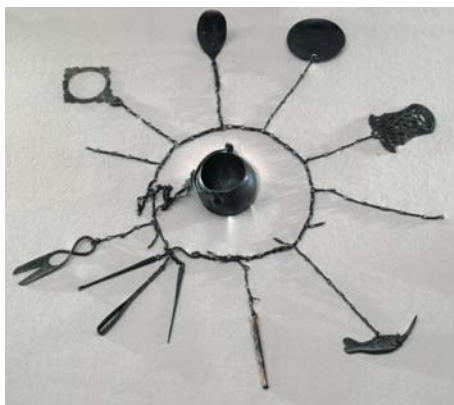
圖三之一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



圖三之二、三 河南偃師杏園唐墓出土

作成簡單的魚形，加工頗精細（圖三之二）。另一類器身細長，一端為鑷，另一端製作成耳挖形（圖三之三）。後者的同類器物在湖北唐代閻婉墓和江蘇徐州唐墓也曾出土過。做牙籤的材料，以柳枝等最為合適，如李時珍《本草綱目》第三十五卷提到：「柳枝去風消腫止痛，其嫩枝削為牙杖，滌齒最妙。」此外，一些尖細的器物也可代用，如安陽考古工作者曾把商代墓葬出土的一件玉質長條形尖銳物，稱之為玉牙籤。因此在考古實踐中，牙籤反而不如器物特徵明顯的耳挖和鑷子容易辨認了。

牙籤、耳挖和鑷子是古人常用的修容清潔用具，古人為了攜帶方便，常匠心獨運地在一件器物上集合多種功能，如馬王堆漢墓的角鑷與錐子綁縛在一起作為一件器物，而杏園等唐墓出土的鑷子還兼有耳挖功能。不過把三者串聯在一起，隨身攜帶，卻更顯古人的精巧了。這種組合作為佩飾，較早出現在唐代法門寺地



圖四 唐代法門寺地宮出土

宮出土的文物中，它作為一組裝飾與陽燧、剪刀、針筒等一起成為僧人隨身裝束「銅十事」的附件之一（圖四）。



上海奉賢和福建漳浦所出土的這三件器物，耳挖、牙籤和鑷子俱備，可以說是典型的「三事」。然而，明清墓葬的考古發掘表明，三件組合並非這類器物的定制，從出土實例觀察，件數或可增減，而以耳挖和牙籤的組合較多，現列舉幾例：上海明楊



圖五 上海明楊氏家族墓出土

氏家族墓地出土的一套，銀質，銀索已斷，首部為圓形錢紋，下連方孔，上掛耳挖和牙籤各一件（圖五）。上海李惠利中學明代墓地出土的一套則造型比較簡潔，長鏈下掛一錢形飾件和圓環，環內掛一件牙籤、一件耳挖。牙籤、耳挖相合構成一根圓柱狀金棒（圖七）。上海明陸深家族墓地中出土的組合則較為精緻。耳挖與牙籤皆為金質，其柄都做成龍形，鬚、鱗錯落，十分生動（圖八）。這類牙籤、耳挖兩件組合，在清代晚期墓葬中仍有發現（圖九）。



圖八 上海明陸深家族墓出土

除了上海的出土物之外，較為精緻、新奇的實例還有浙江明王士琦墓隨葬的物品。此器物構思奇巧，金耳挖和牙籤以一鏈相連，貫穿一持桃侍女形的空腹金筒中，牙籤、耳挖使用時拉出，用畢裝入，底端用壽桃形塞子塞緊（圖十）。

以上是耳挖與牙籤的兩件組合，考古中也發現過只有一件牙籤的實例，江蘇明徐藩夫婦墓中有出土的實物。當時在墓主衣服的袖中出土了一塊素綢汗巾，汗巾一角繫一根銀索，索端繫一根銀牙籤。

上述幾例的組合件數均少於三件，考古發現中也有組合件數多於三件的實例。如上海明沈氏墓曾出土過一套五件組合的器物，整體闔起來為一把鑷子，內掛有牙籤、耳挖、小刀和條形片各一件；小刀應該就是當時的修指甲刀，條形片很可能具有銼甲的功能（圖十一）。江蘇明沐睿墓和雲南明沐崧夫人徐氏墓中也都出過四件一套的這類器物。沐睿



圖十 浙江明王士琦墓出土



圖七 上海李惠利中學明墓出土



圖九 上海清墓出土



圖六 上海明朱察卿墓出土



圖十三 江蘇明沐睿墓出土



圖十一 上海明沈氏墓出土

墓的組合為金質，除耳挖、牙籤和鑷子外，金索下還綴有一條條形棒，都裝在一圓管中，管上鑿刻通景山水，管下端有蓋，不使用時，各件均歸於管中，既衛生又便於攜帶（圖十三）。徐氏墓的多了一件小刀，出土時置於死者胸前（圖十四）。此外，這類組合在二十世紀的苗族銀飾中仍可以發現（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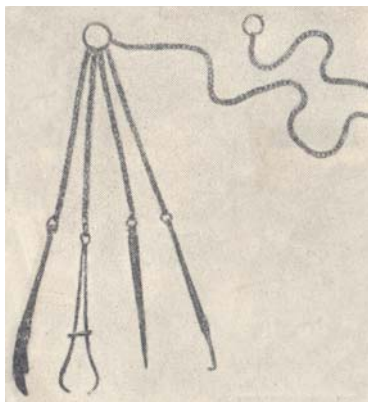


以上實例表明，此類器物組合沒有固定的數量，但不論所攜數量多少，其組成以牙籤為主。考證古代「事」字義，有物件數量的表示，物一件叫一事。《舊唐書》記載，憲宗時，大臣韋處厚因為諫言有功，皇帝賞賜其「錦彩一百匹、銀器四事。」（卷一六三）《金史》記載金世宗收到宋主的贈品後，「以其玉器五事、玻璃器大小二十事及茶器、刀劍等還之。」（卷九二）清代，乾隆皇帝祭拜完孔子後，「出內

府所藏周銅器木鼎、亞尊、犧尊、伯彝、冊卣、蟠夔敦、寶簠、夔鳳豆、饗簠、四足高，凡十事，置廟庭。」（清史稿·列傳二七〇），上述都是把「事」作為量詞使用的例證。由此可見，以上所說的「三事」表示的是此類器物的組合數量。因此，我們在明清小說中，常常可以發現，「三事」與「挑牙」聯接在一起使用，稱為「三事挑牙」，或直接用「挑牙」表示三事挑牙。最明顯的例證就是《金瓶梅》八十三回中春梅向陳經濟討來的那件三事挑牙，當轉交給金蓮時，口中描述的即成爲了「一付銀挑牙兒」。在《醒世姻緣傳》的敘述中也可以找到同樣的省略方法。第五十回寫狄希陳與孫蘭姬互贈信物時，與汗巾一起都相互送了一副金三事挑牙。到了第五十二回，孫蘭姬送的東西被素姐看見，「說道：『你這是誰的汗巾？拿來我看！』……狄希陳沒可奈何，只得從袖中取將出來。（素姐）接到手內，把汗巾展

開，將那金挑牙也拿在手內看了一看」。在這裡作者即把前面說到的「金三事挑牙」也省略為「金挑牙」了。由於耳挖與牙籤（挑牙）是這類器物的主要組成部分，所以這些明清小說中直接用「挑牙」相稱，例證甚多，在此不一一列舉。

因此，「三事」不過是「挑牙」組零件數的數量詞，表示的是牙籤、耳挖和鑷子的三件組合，只是經常使用，口語相傳，而成為特定場合下這類器物的指代了。實際上這類器物的主體還是牙籤——「挑牙」，依明清時期的用法，我們以後將該類器物稱為「挑牙」才更為合適。



圖十四 雲南明沐崧夫人徐氏墓出土

在明清小說的敘述中，「挑牙」的組件也有多有少。件數多的，以《風月夢》為例。第二回寫到二人衣服：「鈕釦上套了一個羊脂玉螭虎龍圈，套著一掛金索三件頭金剔牙杖。」「鈕釦上掛了一個綠翡翠龍圈、金索五件頭金剔牙杖。」件數更多的，是第五回中月香的裝束，掛扣上掛了一個「翡翠螭虎龍圈，套著一



圖十二 二十世紀的苗族銀飾

個紋銀小圈，下墜十二根短銀索，掛了十二件紋銀洋鑿鸞架全付剔牙杖。」組件最少的只有一件，《風流悟》第三回，說王曉香初識閨秀狀元情仙，「將汗巾一條，金挑牙一事」作為定情信物送給了對方。以上幾例中，「挑牙」的組合，數量並不是固定的，最多的十二件之多，最少的只有一件了，從而又從文獻上

有力地證明「三事」並非「挑牙」固定數量組合。這些記載與考古發現也基本吻合，而王暉香送出的那件「汗巾一條、金挑牙一事」很可能就是徐藩墓中所出土汗巾挑牙的同類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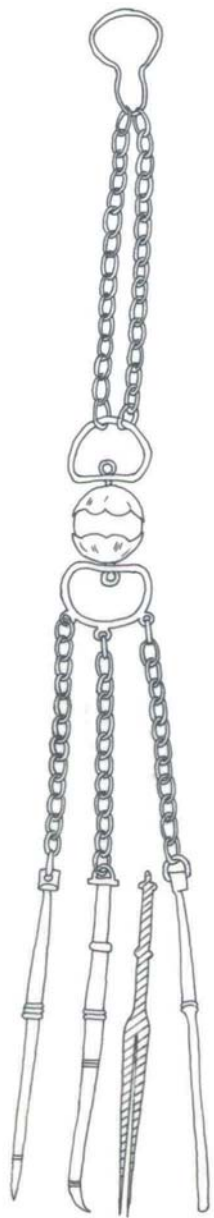
「挑牙」由於有裝飾和實用兩重效果，男女皆可用，因此成為明清時期人們隨身攜帶的日常用具。從上述所列的文獻中，可以發現「挑牙」作為飾件至少有兩種用法。一個是與汗巾搭配使用，多半拴在汗巾兒的角上；同繫於汗巾之上的有時還有各種香盒或香囊，平時揣在衣裳袖子裡，隨身攜帶。考究者，牙籤、

耳挖等還裝盛在圓筒內，如盧維楨墓、王士琦墓、沐睿墓、黃應明墓等所出各例。《今古奇觀》第十九卷，耿堃與鄧氏第一次在牆下偶見，爲了引起婦人的注意，「就將袖裡一個銀挑牙，連著筒兒把白綢汗巾包了」，打到婦人身邊。這種連著筒兒的挑牙與上舉幾例的器物形制也大致相同。孫機先生曾引用《天水冰山錄》所記，稱嚴嵩家裡被查抄的「牙筒剔牙杖」也可能是這類器物，甚以爲是。

另一種用法，就是如《風月夢》所說，掛在衣襟的釦子上。這一風俗直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依然可見。有著濃郁的家鄉情結的沈從文先生在〈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文中回憶湘西風情

時，常常會記起一個「穿大袖滾邊盤雲摹本緞大毛出風襖子，衣襟上掛了串鍍金鑲玉銀三事」的六七十歲的老太太。

「挑牙」還有第三種使用方法，就是如唐代法門寺出土的那件銅十事上附的挑牙組合那樣，作爲腰飾。這種方式在唐以後仍有使用，作爲「禁步」的一種。揚之水《說事兒》曾舉遼代、金代多座墓葬出土文物對「禁步」進行過考證，本文不再贅述。用「三事挑牙」作爲腰飾的最好例子，是黑龍江瑗瑗縣清代墓中出土的一件（圖十五）。這種多件挑牙組合的「禁步」在二十世紀初的苗族銀飾中尚見其子遺（圖十六）。值得注意的是，揚文中曾引《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一回所述，把「禁步」與「七事」作爲兩件東西，實際上「七事」在此只是「禁步」組件數量的表示，而不是特定的名詞，其後文中列舉多處文獻也表明了同樣的意思。如果弄清古代「事」有作爲數量詞的表達方法，或許就不會



圖十五 黑龍江瑗瑗縣清代墓出土

有這樣的疑惑了。另外，江蘇南京明代吳禎墓曾出土過一件銅筒，內有銅耳挖等物。該銅筒長度二十二釐米，推想應該不是與汗巾相連、或「攘領兒」的物件。筒上殘留銅鏈兩段，推測可能也是懸掛腰間的裝飾。

另外，在四川銅梁明張文錦夫婦合葬墓中，還發現有一種不礙於直接貼身攜帶的「挑牙」套裝。這套組件中的銀耳挖和牙籤



圖十六 二十世紀的苗族銀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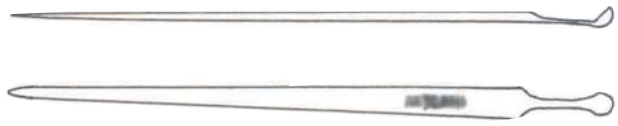
以銅鏈相連，被裝在一個六棱銀盒內。盒上有金絲鑲嵌的人物圖案、一「祿」字和五言詩一首，製作十分精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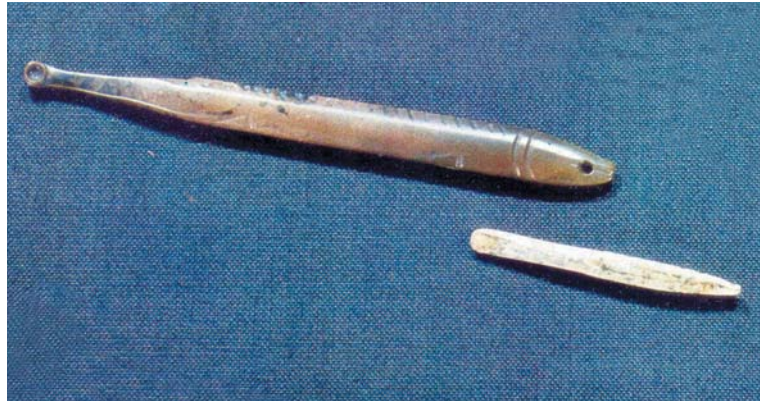
耳挖、牙籤除了上述的幾種攜帶方式，明清時期還有一種把耳挖作為髮簪，插在髮髻上的習俗。《徐霞客遊記》中作者自

敘，行至楚雄時遇盜遭劫，墜江後「身無寸絲」，但「摸髻中猶存銀耳挖一事」。在此徐霞客自解道：「此行換耳挖一事，一以縮髮，一以備不時之需。及此墮江，幸有此物，髮得不散」。《浮生六記》記述的是清代師爺沈復平凡的家庭生活和各地浪遊。卷四寫作者去逛花船，見到一鴛兒，「以長耳挖插一朵花於鬢」。正如他們所記，「耳挖」除了有挖耳去癢的作用，還是束髮裝飾的精緻髮簪。

這種耳挖式的髮簪，還有個俗名叫「一丈青」。《紅樓夢》第五十二回寫任性的晴雯「向枕邊拿起一丈青來」往墜兒手上亂戳的。多年來，「一丈青」為何物，一直困惑著紅學的愛好者和研究者。反映清代揚州服飾、飲食和風俗的詩集《邗江三百吟》中有「長耳挖」一題，其序云：「此即俗名一丈青也。金銀不一，婦女頭上斜插之」。簡單注解，一語中的。比《紅樓夢》成書稍晚的《兒女英雄傳》寫十三



圖十八 江蘇江陰宋墓出土



圖十七 商代婦好墓出土

妹初見安太太時，「(安太太)一枝一丈青的小耳挖子，卻不插在頭頂上，倒掖在頭把兒的後邊。」這段描述也可做為佐證。實際上，用耳挖作為髮簪的歷史十分久遠。若論這種玉耳挖簪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的婦好墓中的那二件玉耳



圖十九 上海明陸深墓出土

挖，它們上端均雕成魚形，但大小、形狀有所不同(圖十七)。此外，山東益都蘇埠屯還曾出土過商代的骨耳挖；廣東羅泊灣漢墓出土過金耳勺；三國時期，江西南昌高榮墓出土的耳挖一端還兼有剔牙籤的功能；山東鄒城西晉劉寶墓出土的耳挖簪，前為龍



圖二〇 上海明楊氏家族墓出土



圖二一 上海明宋惠家族墓出土



圖二三 清 銀點翠嵌珍珠蝙蝠耳挖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清 翠玉壽字、福壽耳挖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首，口中銜竹節狀耳挖，製作精細。到了宋代，耳挖的式樣與明代實物已經十分相似了（圖十八）。

由於這種耳挖式的髮簪除了挖耳剔牙之用外，還是髮髻的裝飾點綴，因此常常用一些貴重金屬或玉石作原料製作而成，應用也較廣。而考古發掘中也常有發現，僅上海地區就有宋蕙家族墓地、陸深墓、李惠利中學家族墓地、楊氏家族墓地等多個地點出土。它們形制基本相同，長短不一，以金、銀質為主，一般一端為勺形，一段尖銳（圖十九）。楊氏家族墓地的耳挖簪，頭部為金質，由勺形耳挖和連珠紋頸組成，挺為銀質，呈圓錐棱體，尾部尖細（圖二〇）。除了金屬材料的耳挖簪，上海明朱守城墓曾出土過兩件玉耳挖。上海之外的各地明代墓葬耳挖簪出土的數量也較多，有江蘇淮安、無錫、蘇州、南京市、江西南昌、新建、北京等例這些耳挖簪與上海出土的形制基本相似（圖二二）。清代此類



圖二三 清 珊瑚嵌珍珠龍首耳挖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髮簪依然盛行，清宮珍藏的文物中就有多件玉製的耳挖簪（圖二二），雕鏤、點翠、纍絲、鑲嵌珠寶，十分精緻（圖二三）。

從實物上觀察，明清時期，這種「耳挖」髮簪，一端作勺形，有耳挖之用，一端較尖細應該還兼有牙籤功能。《紅樓夢》第二十八回會寫道，寶玉去尋王熙鳳，到了西院門前，「只見鳳

姐蹬著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著十來個小廝們擲花盆呢。」寥寥幾字清楚地點明瞭插於髮髻上的耳挖確也有剔牙的功能。查閱文獻，除剔牙功能外，耳挖簪還有其他的用途。《儒林外史》第十八回，匡超人與潘三公子一起逛街，「先到一個鴨子店，三公子恐怕鴨子不肥，拔下耳挖來，戳戳脯子上肉厚」，方才買了。當然，除了潘三公子的巧用，我們也不能忘記刁蠻的晴雯也會用耳挖簪作為傷人的工具。



牙籤、耳挖和鑷子作為古人的美容用具，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物。因為這些用具能接觸人體，有特殊意義，因此還成為情人之間、朋友之間的饋贈佳品。如《醒世姻緣傳》第三十七回，狄希陳與孫蘭姬在貢院門口相遇，依依不捨，說了一會體己的話，兩人流了幾點傷情的眼淚。之後，孫蘭姬從頭上拔一枝

金耳挖給了狄希陳，方才分手。

由牙籤、耳挖等組成的「挑牙」組件和耳挖簪雖然只是明清時期隨身攜帶整理儀容的小工具，然而考究的古人，把小小的「挑牙」，或繫於汗巾一角，或掛在衣襟紐扣上或墜於腰間、插於髮髻，為日常生活平添了許多情趣。歷史已經漸漸遠去，我們今天所見的一些精美文物只是散落在時間長河中的粒粒珍珠。但倘若通過讀史考物，能夠把這些散落的「珍珠」綴連起來，從中窺見古代生活真實的一幕，也不失是一件趣事。

#### 參考書目

1. 孫機，〈三事兒〉，《中國文物報》，二〇〇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一版。
2. 揚之水，〈說事兒〉，《文物天地》，第七期（二〇〇三）。
3. 貴州文化廳、貴州博物館，《苗族服飾》，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〇。
4. 張廣文，《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六。
5.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服飾展覽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六。

附表：文中「三事」出土一覽表

編號	出土地點	資料來源
1	殷墟婦好墓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
2	商代墓葬	安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安陽市殷代墓葬發掘簡報〉，《華夏考古》，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3	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號奴隸殉葬墓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號奴隸殉葬墓〉，《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八期
4	長沙馬王堆第一、三號墓葬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四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 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四
5	廣西羅泊灣一號漢墓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九期
6	江西南昌高榮墓	江西省歷史博物館，〈江西南昌市東吳高榮墓的發掘〉，《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7	山東鄒城西晉劉寶墓	山東鄒城市文物局，〈山東鄒城西晉劉寶墓〉，《文物》，二〇〇五年第一期
8	河南偃師杏園唐墓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杏園唐墓》，科學出版社
9	湖北閻婉墓	湖北省博物館、鄖縣博物館，〈湖北鄖縣唐李徽、閻婉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七年第八期
10	江蘇徐州唐墓	徐州博物館，〈徐州市奎山、駝籃山唐代墓葬發掘簡報〉，《東南文化》，二〇〇四年第四期。
11	唐代法門寺地宮	陝西文物局、上海博物館，《周秦漢唐文明》，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〇四
12	江蘇江陰長涇鎮宋墓	刁文偉、翁雪花，〈江蘇江陰長涇鎮宋墓〉，《文物》，二〇〇四年第八期
13	上海明楊氏家族墓地	上海博物館考古部，〈《上海市松江區華陽明代墓群發掘簡報》〉，《上海博物館集刊（九）》，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〇二
14	江蘇南京明代吳禎墓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吳禎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八六年第九期
15	南京市明斬國公康茂才墓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明斬國公康茂才墓〉，《考古》，一九九九年第十期
16	江蘇淮安明代王鎮夫婦合葬墓	江蘇省淮安縣博物館，〈江蘇淮安明代王鎮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文物》，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17	四川銅梁明張文錦夫婦合葬墓	銅梁縣文管所，〈四川銅梁明張文錦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文物》，一九八六年第九期
18	上海李惠利中學明代墓地	何民華，〈上海市李惠利中學明代墓群發掘簡報〉，《東南文化》，一九九九年第六期
19	上海明陸深家族墓地	上海博物館，〈上海浦東陸氏墓記述〉，《考古》，一九八五年第六期
20	浙江明王士琦墓	範珮玲，〈浙江出土的金銀器〉，《東南文化》，二〇〇〇年第四期
21	江蘇明徐藩夫婦墓	泰州市博物館，〈江蘇泰州市明代徐藩夫婦墓清理簡報〉，《文物》，一九八六年第九期
22	江蘇明沐睿墓	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市明黔國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一九九九年第十期
23	雲南明沐崧夫人徐氏墓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雲南呈功王家營明清墓清理報告〉，《考古》，一九六五年第四期
24	上海明朱守城墓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寶山明朱守城夫婦合葬墓〉，《文物》，一九九二年第五期
25	蘇州太倉縣明黃元會夫婦合葬墓	蘇州博物館考古組、太倉縣博物館，〈蘇州太倉縣明黃元會夫婦合葬墓〉，《考古》，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26	江蘇南京市鄧府山明佟卜年妻張氏墓	南京市博物館、雨花臺文管會，〈江蘇南京市鄧府山明佟卜年妻張氏墓〉，《考古》，一九九九年第十期
27	明昭勇將軍戴賢夫婦合葬墓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明昭勇將軍戴賢夫婦合葬墓〉，《考古》，一九八四年第十期
28	明樂安昭定王墓	徐興萬等，〈明樂安昭定王墓清理記實〉，《南方文物》，一九九三年第三期
29	北京市郊明武清侯李偉夫婦墓	張先得、劉精義、呼玉恒，〈北京市郊明武清侯李偉夫婦墓清理簡報〉，《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30	江蘇無錫黃應明墓	無錫市博物館，〈江蘇無錫青山灣明黃鉞家族墓〉，《考古學集刊》3，一九八三年。
31	福建漳浦縣明代戶、工二部侍郎盧維楨墓	王文徑，〈明戶、工二部侍郎盧維楨墓〉，《東南文化》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32	黑龍江瑗瑯縣清代墓	姚玉成、李玲，〈瑗瑯富明阿墓出土的一批清代文物〉，《北方文物》，一九九四年第四期
33	清代晚期墓葬	王正書，〈上海陝西北路發現清墓〉，《文物》，一九八七年第九期